

音義文獻叢刊

大唐衆經音義校注

上

〔唐〕釋玄應 撰 黃仁瑄 校注

大唐衆經音義序

終南太一山釋氏

納

自法王命駕導之者九乘弘傳聲教
統之者三藏然則指月之喻無爽於
恒規因言之義有契於常則所以資
相資冥開宗於文字雅道經御崇尚
於方言且夫一音各解唯聖之筌蹄
隨緣別悟在凡之准的西梵天語遂
古莫辭東華人言必時遷賀至如說
文在漢字止九千韻集出唐言增三
萬代代繁廣符六文而挺生時時間
發寄八體而陳迹求其本據諒在前
模裁其離廣誠歸物議夫以佛教東
翻六百餘載舉其綱紐三十餘軸隨
部出音聞之往說較鑒群錄未曰大
觀然則必也正名孔君之貽誥隨俗
言悟釋父之流慈非相無以引心非
解元以通解有大意思寺玄應法師
博聞強記鏡林苑之宏標窮討本末
通古今之平體故能僻按源流勘閱
時代刪雅古之野素削淺薄之浮靡
悟通俗而顯教舉集略而勝美有可

大唐衆經音義校注

上

[唐] 釋玄應 撰

黃仁瑄 校注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大唐衆經音義校注/(唐)釋玄應撰;黃仁瑄校注. —北京:中華書局,2018.1

(音義文獻叢刊)

ISBN 978-7-101-12494-1

I.大… II.①釋…②黃… III.佛經-訓詁-研究-中國-唐代 IV.H131.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050330 號

書名	大唐衆經音義校注(全二冊)
撰者	[唐]釋玄應
校注者	黃仁瑄
叢書名	音義文獻叢刊
責任編輯	秦淑華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刷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
版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規格	開本/710×1000 毫米 1/16
	印張 73 插頁 4 字數 1159 千字
印數	1-1500 冊
國際書號	ISBN 978-7-101-12494-1
定價	268.00 元

序

該書是黃仁瑄博士的新作，是佛典音義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

黃仁瑄博士從事佛典音義的研究已近二十年。早在1999年，他就開始了對慧琳《一切經音義》的整理和研究，到了2002年，又把研究範圍擴展到現存的全部唐五代佛典音義。經過六年艱苦的工作，他不僅先後完成了碩士和博士學位論文，發表了不少學術論文，而且還完成了唐五代全部五種佛典音義的數字化處理。根據我們的統計，這五種書的體量如下：

唐玄應撰《大唐衆經音義》	25卷	37.90萬字
唐慧苑撰《大方廣佛花嚴經音義》	2卷	5.04萬字
唐慧琳撰《一切經音義》	100卷	141.94萬字
遼希麟撰《續一切經音義》	10卷	9.87萬字
後晉可洪撰《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	30卷	141.85萬字

五種書共167卷336.60萬字。字符須要一個一個地錄入電腦，按一個字平均點擊4次鍵盤估算，三百多萬漢字就必須擊鍵一千三百多萬次，工作的繁重和艱辛，如果不曾有過古籍文本數字化的相關經驗，是難以想象和無法體會的。也正是因為在材料上下了這樣的工夫，唐五代五種佛典音義不僅是一卷一卷地讀過，而且是一個字一個字地摸過，從而為學術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此後黃仁瑄博士方纔能不斷地有研究成果發表，不至於取了學位就丟了學問，學校畢了業就學術無了業，找不到課題，寫不出論文。

在那個時候，漢語信息處理技術對數字化的學術研究還沒能提供足夠的支持。中日韓統一表意文字擴展區B（CJK Unified Ideographs Extension B，ISO/IEC10646—2: 2001 / Unicode3.1）剛剛頒佈不久，雖然定義的漢字數已經達到70195個，但是主流的漢字輸入法都只支持GBK（漢字內碼擴展規範，Chinese Internal Code Specification），僅能輸入20902個漢字。美國微軟公司雖然為中國大陸用戶開發了宋體-方正超大字符集，但所提供的增強型區位碼輸入法要首先查閱《康熙字典》或《漢語大字典》，檢索漢字所在的頁碼和字序，再通過複雜的程序折算成區位碼纔能轉換成電腦上的字符，並不實用。

宋體-方正超大字符集實際上是一個字庫，由於其格式是TTF (True Type Font)，只有 $2^{16} = 65536$ 個碼位，所以並沒有完全收錄CJK定義的七萬多個字符，只有64346個漢字。六萬多字中，有很多並非中文漢字，除了日本和字（例如“𠩺𠩺才𠩺𠩺”）、韓國自製字（例如“个𠩺𠩺仲𠩺”），還有越南喃字、新加坡自製字等；即使是中文漢字，也有許多不是古籍使用的字，例如現代漢語簡化字、現代漢語方言用字、現代科技用字等等。反之，未被宋體-方正超大字符集收納的5849字中，却有不少古籍用字，例如下面下加橫綫的字：《說文解字》木部“𣎵，櫟櫟木也”。《廣韻》二十二昔：“蓋，益母草，《爾雅注》只作‘益’。”中日韓統一表意文字擴展區B還沒有收錄的漢字，也有古籍用字。所以，黃仁瑄博士當時所研製的唐五代五種佛典音義的數字化文本和數據庫，凡這些無法直接輸入的字，都是採用漢字構件按結構組合的表達式來表示。這種處理方法自己使用尚無不可，若以示人或正式出版，顯然閱讀困難，使用不便。隨着漢語信息處理技術的發展，這些困難逐漸得以解決，於是從2005年始，黃仁瑄博士對唐五代五種佛典音義三百多萬字的語料重新逐字進行校勘補錄，本書就是他交出的第一部作品。可見，本書凝聚了黃仁瑄博士近二十年的心血。“十年磨一劍”，這種殫精竭慮、精益求精的態度，應該說反映了一個學者對科學精神的忠誠和對學術道德的追求。

《大唐衆經音義》，通常稱《一切經音義》。“衆經”即“一切經”，也就是所謂大藏經，所以慧琳《一切經音義》在日釋常塔《悉曇要訣辯言》中稱為“衆經音義”：“琳師《音義》曰：‘若展轉增加，無窮無盡。聲字乖僻，人間罕用，文翰所用，十二章中悉皆備足。’師是翻經大德從事廣智三藏，內持密藏，外究印度聲明，著《衆經音義》一百卷。”而在《宋高僧傳》中又稱為“大藏音義”，見其書卷五《唐京師西明寺慧琳傳》：“撰成《大藏音義》一百卷。”但是，玄應書稱“衆經”和“一切經”語義雖然相同，但字面終究不同，玄應書原名究竟何是何非，“衆經音義”和“一切經音義”究竟孰早孰晚，還是應該辨明的。

最早著錄玄應書的，應該是唐代佛藏經錄釋道宣所著《大唐內典錄》（664年）。其書卷五《歷代衆經傳譯所從錄·皇朝傳譯佛經錄》：

《大唐衆經音義》一部十五卷

右一部，京師大慈恩寺沙門釋玄應所造。應博學字書，統通林苑，周涉古今，括究儒釋。昔高齊沙門釋道慧為《一切經音》，不顯名目，但明字類，

及至臨機，搜訪多惑。應憤斯事，遂作此音。徵覈本據，務存實錄。即萬代之師宗，亦當朝之難隅也。恨敘綴纔了，未及覆疎，遂從物故。惜哉！

“十五卷”應為“二十五卷”，本書此卷後文又著錄：“沙門釋玄應（一部二十五卷《經音》）”，另外卷十《歷代道俗述作注解錄》：“皇朝大慈恩寺沙門釋玄應撰《衆經音》二十五卷。”可為證據。

稍晚（668年），釋道世《法苑珠林》卷一百《傳記篇·雜集部》也著錄玄應書為“大唐衆經音義”：

《大唐衆經音義》二十卷

右此一部，皇朝西京大慈恩寺沙門釋玄應撰。

“二十卷”也應該是“二十五卷”。

但是到釋智昇所撰《開元釋教錄》（730年），就一律著錄為“一切經音義”。《開元釋教錄》卷八《總括群經錄·大唐李氏》：

《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見《內典錄》）

右一部二十五卷，其本見在。

沙門釋玄應，大慈恩寺翻經沙門也。博聞強記，鏡林苑之宏標；窮討本支，通古今之互體，故能讎校源流，勘閱時代。刪稚古之野素，削澆薄之浮雜，悟通俗而顯教，舉集略而騰美，真可謂文字之鴻圖，言音之龜鏡者也。以貞觀之末，勅召參傳，綜經正緯，諮為實錄。因譯尋閱，捃拾藏經，為之《音義》。注釋訓解，援引群籍，證據卓明，煥然可領。昔高齊沙門釋道慧，為《一切經音》，依字直反，曾無追顧，致失教義，寔迷匡俗。應所作者，全異恒倫。徵覈本據，務存實錄。即萬代之師宗，亦當朝之難隅也。恨敘綴纔了，未及覆疎，遂從物故。惜哉！

又卷十三《別錄·有譯有本錄中聲聞三藏錄》：

《一切經音義》

二十五卷

大唐翻經沙門釋玄應撰

（新編入藏，出《內典錄》）

卷十七《別錄·別錄中刪略繁重錄》：

《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大唐沙門釋玄應撰。

卷二十《入藏錄·小乘入藏錄·賢聖集》：

《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七百六十八紙。

《新譯大方廣佛花嚴經音義》二卷，四十九紙。

上二集二十七卷，四帙（第一帙六卷，下三帙各七卷）。

又：

《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或三十卷，七百六十八紙），唐釋玄應撰。

《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二卷（四十九紙），唐釋慧苑撰。

上二集二十七卷，四帙（第一帙六卷，下三帙各七卷）。

凡五見，無一不是作“一切經音義”。我們之所以要不憚其煩地加以引述，是因為這些材料從不同的角度提供了足夠的信息，反映了智昇當年著錄玄應書的情況。《開元釋教錄》卷八的敘錄，其文意和語氣可以看出是承襲《大唐內典錄》，特別是最後從“徵覈本據”至“惜哉”三十六字完全相同，顯然是抄自《大唐內典錄》。雖然道宣的敘錄主要採自玄應書首所載終南太一山釋氏的《大唐衆經音義序》，但這段文字應該是道宣所作，可見智昇曾查檢參閱過《大唐內典錄》，並在道宣敘錄的基礎上補充修訂而成文。卷八曰：“見《內典錄》。”“右一部二十五卷，其本見在。”卷十三曰：“新編入藏，出《內典錄》。”說明智昇所見的玄應書，就是當年道宣在《大唐內典錄》中所著錄的寫經原本，智昇重訂體例，將此本編入新藏。卷二十的兩段文字詳細記載了入藏的玄應書的文獻特徵，包括分卷異同、寫本紙數、同帙經名、各帙卷數等，說明智昇並非僅僅只是撮錄《內典錄》，而是確實曾親眼過目。

既然道宣和智昇所見的是玄應書的同一個寫本，為甚麼各自著錄的書名却不同呢？從今傳本看，終南太一山釋氏的序題作“大唐衆經音義”，但是玄應書正文二十五卷各卷卷首和卷末都是題署“一切經音義”。據此也許可以推斷，玄應撰寫《音義》時，自定書名為“一切經音義”，但釋氏序時却寫作“衆經音義”，為了尊重序作者，進呈寫經時改題為“大唐衆經音義”。

玄應生卒年不詳，根據終南太一山釋氏的序，《音義》成書於“貞觀末”（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649），又據道宣敘錄“恨敘綴纔了，未及覆疏，遂從物故”，玄應應該就在這一年去世。《大唐內典錄》成書於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去玄應《音義》寫成不到二十年，道宣所見應該就是玄應的原始寫本，其著錄應該反映玄應《音義》當時書名自當為“大唐衆經音義”。

《法苑珠林》成書於唐高宗總章元年（668），作者道世是道宣之弟，他撰著

《法苑珠林》時也曾參考《大唐內典錄》，但並不能說他著錄玄應書為“大唐衆經音義”只是照本逐錄《大唐內典錄》。道世的學識遠超於乃兄，有“釋門之領袖”之稱（李儼《法苑珠林序》語），《法苑珠林》也有佛教百科全書之譽，他撰寫《法苑珠林》時，曾遍覽大藏全經。《法苑珠林》的前身是《諸經要集》，書成於唐高宗顯慶年間（656—661），早於道宣的《大唐內典錄》。《諸經要集序》曰：“於顯慶年中，讀一切經，隨情逐要。人堪行者，善惡業報，錄出一千，述篇三十，勒成兩帙。”後來，又在此書基礎上擴充為《法苑珠林》。李儼《法苑珠林序》曰：“屬有西明寺大德道世法師，字玄暉，是釋門之領袖也……遂以五部餘閑，三藏遍覽。以為古今綿代，製作多人。雖雅趣佳詞，無足於博記。所以搢文囿之菁華，嗅大義之瞻蔔，以類編錄，號曰《法苑珠林》。總一百篇，勒成十帙。”可見道世著述得自親覽，其著錄足可證實玄應《音義》書名原本為“大唐衆經音義”。

智昇《開元釋教錄》成於唐玄宗開元十八年（730），離玄應《音義》入藏（649年）已近八十年，而佛藏所存的仍然是玄應的原始寫本，但編入新藏時曾對卷帙重加離析分合。根據終南太一山釋氏序，當時玄應《音義》二十五卷“結成三裘”，則各裘卷數肯定不均，《開元釋教錄》卷二十著錄的三十卷或本，應該就是將二十五卷重新分編而成，以便分裝成三帙。《開元釋教錄》卷二十明確記載新編是將玄應《音義》二十五卷與釋慧苑撰《新譯大方廣佛花嚴經音義》二卷合併成四帙，第一帙六卷，下三帙各七卷。推想起來，正因為經過這樣分卷檢點，整理者注意到玄應《音義》各卷題署都是“一切經音義”，與書名不合，於是將書名改從玄應原題。此後，除《新唐書·藝文志》等書仍用“大唐衆經音義”一名外，一般就將玄應書稱作“一切經音義”了。

根據以上討論，可以確定玄應書原名“大唐衆經音義”，“一切經音義”之名晚於“大唐衆經音義”。可見，黃仁瑄博士本書使用“大唐衆經音義”實為追根溯源，並非標新立異。

在唐五代五種佛典音義中，最為學界重視的是玄應和慧琳的兩種《一切經音義》，但後來二者的發展歷程却迥然不同。玄應《音義》有各種不同系統的文本，包括傳本和出土文獻、寫本和刻本、佛藏本和儒藏本、中土本和域外本，但慧琳《音義》却在中土很早就已經亡佚，近代纔從海外復歸，而且只有源自高麗藏的一種刻本。

慧琳書首景審《一切經音義序》有這樣一句話：“舊兩家《音義》合而次之，標名爲異（兩家謂玄應、慧苑等）。”所以有人認爲慧琳書已經包含了玄應《音義》，似乎有了慧琳書，玄應《音義》即可棄而不觀了。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就只收慧琳《一切經音義》，不收玄應《一切經音義》。其實，慧琳書和玄應書的性質完全不同。

慧琳“標名”玄應《音義》的部分，如果覆查玄應《音義》，就會發現兩家文本往往並不相同，這種差異反映了二者的不同性質。該書的工作底本是高麗藏本，依慧琳《一切經音義》轉錄本，詳細注明了慧琳轉錄本與玄應原本的歧異，給觀察分析玄應《音義》和慧琳《音義》的不同性質提供了極大方便。下表列舉了兩家反語聲調不同並涉及上聲和去聲的材料，一共24條，由此切入，可以清晰地看出玄應《音義》和慧琳《音義》的不同的語音性質。

表按玄應《音義》排次先後。“編號”爲黃仁瑄所製，下圓點前爲玄應《音義》的卷次，點後爲音義的條次，每卷另行編號。“字目”標舉反語所注的漢字。“經卷”爲音義所注佛經的經名和卷次。“玄應”和“慧琳”分別列舉兩家相應的音義，標注卷次和條目，文本內容不全與“字目”有關，全文照錄可以全面觀察兩家音義的歧異，以便討論。文字一依原本，以展示二者原始的差異，與該書經過整理的字形不盡相同。其中“字目”的反語根據《切韻》音系括注上字的聲紐和下字的韻目。“對應”爲慧琳與玄應反語所反映的聲調的不同，比號前後分別爲玄應和慧琳“字目”的調類，清濁根據反語上字，四聲根據反語下字。關於佛藏版本異同，採納《大正新修大藏經》的記錄，以簡化討論，避免枝蔓。

編號	字目	經卷	玄應	慧琳	對應
1.106	𠂔	《大方等大集經》第一卷	卷一：厭人，於冉反。鬼名也。梵言烏蘇慢，此譯言厭。《字苑》云：“厭，眠內不祥也。”《蒼頡篇》云：“伏合人心曰厭。”字從𠂔。（𠂔，音呼[曉]早[早]反），𠂔聲。山東音於葉反。	卷十七：厭人，於冉反。鬼名也。梵言烏蘇慢，此譯言厭。《字苑》云：“厭，眠內不祥也。”《蒼頡篇》云：“伏合人心曰厭。”字從𠂔。𠂔，音呼（曉）幹（翰）反，𠂔聲。山東音於葉反。	清上：清去

續表

編號	字目	經卷	玄應	慧琳	對應
1.194	睇	《大方等大集經》第二十九卷	卷一：迦睇，他(透)第(霽)反。一音徒計反。依字，傾視曰睇。	卷十七：迦睇，他(透)弟(薺)反。一音徒計反。依字，傾視曰睇。	清去：清上
1.378	曬	《法炬陀羅尼經》第三卷	卷一：暴曬，蒲卜反。下所(生)懈(卦)反。《說文》：“暴，晞乾也。”字從日、從出、從収米，字意也。収，又作𠂔，同。巨凶反。兩手持也。	卷四十二：暴曬，蒲卜反。下所(生)解(蟹)反。《說文》：“暴，晞乾也。”字從日。	清去：清上
3.294	祝	《明度無極經》	卷三：滿祝，脂育、脂(章)授(有)二反。即“富樓那”是也。	卷十：滿祝子，脂育、脂(章)救(宥)二反。即“富樓那”是也。	清上：清去
3.366	寘	《勝天王般若經》經後序	卷三：寘懷，之(章)豉(寘)反。《詩》云：“寘彼周行。”《傳》曰：“寘，置也。”	卷十：寘懷，之(章)是(紙)反。《詩》云：“寘彼周行。”《傳》曰：“寘，置也。”	清去：清上
4.049	軻	《大灌頂經》第一卷	卷四：道軻，口(溪)佐(箇)反。	卷三十一：道軻，下珂(溪)我(哿)反。梵語也。	清去：清上
4.078	噤	《大灌頂經》第三卷	卷四：口噤，又作𦘔，同。渠(群)飲(寢)反。閉口爲噤也。	卷三十一：口噤，下琴(群)瘖(沁)反。王注《楚辭》云：“閉口爲噤也。”《說文》云：“口急也。從口，禁聲。”或作𦘔也。	全濁上：全濁去
4.128	軻	《大灌頂經》卷第十	卷四：軻軻，又作𦘔，同。口紺、口感二反。下口(溪)佐(箇)反。𦘔軻，不遇也。	卷三十一：軻軻，上堪感反。下珂(溪)我(哿)反。《楚辭》云：“軻軻，言留滯也。”顧野王云：“軻軻，不遇也。”《古今正字》：“接軸也。二字並從車，感、可，聲也。”	清去：清上

續表

編號	字目	經卷	玄應	慧琳	對應
4.130	慇	《大灌頂經》第十一卷	卷四：慇惻，古文諷，同。口(溪)很(很)反。《通俗文》：“至誠曰壘。”壘，亦堅忍也。下古文慰，同。楚力反。《廣雅》：“惻，悲也。”《說文》：“惻，痛也。”	卷三十一：慇惻，上口(溪)恨(恨)反。《通俗文》云：“至誠曰慇。”鄭注《考工記》云：“慇，堅忍也。”《文字典說》：“從心，艮聲。”經作“慇”，誤也。下楚力反。《孟子》云：“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廣雅》云：“惻，悲也。”《說文》：“惻，痛之至也。從心，則聲也。”	清上：清去
4.358	振	《大方便報恩經》第四卷	卷四：振濟，脂(章)刃(震)反。《小尔疋》：“振，救也。”《說文》：“振，舉也。”	卷四十三：振濟，脂(章)忍(軫)反。《小尔雅》：“振，救也，發也。”《說文》：“振，舉也。”經文作“賑”，之忍反。隱、賑、富，有也。	清去：清上
7.037	垠	《正法華經》第二卷	卷七：冢垠，力(來)宕(宕)反。《通俗文》：“丘塚謂之壙垠。”	卷二十八：冢垠，力(來)盪(蕩)反。《通俗文》：“丘冢謂之壙垠。”	次濁去：次濁上
7.147	梯	《悲華經》卷第一	卷七：阿梯，他(透)第(霽)反。	卷二十八：阿梯，他(透)弟(薺)反。	清去：清上
7.280	駐	《佉真陀羅所問經》	卷七：印駐，治具、徵(知)具(遇)二反。駐，止也。《說文》：“駐，馬立也。”	卷三十：印駐，上因胤反。下誅(知)屢(麌)反。爲授記也。《蒼頡篇》：“印，信也。駐，止也。”謂駐，立馬也。	清去：清上
9.285	滂	《大智度論》第九十九卷	卷九：滂水，盧(來)導(号)反。謂水雨泛滂也。	卷四十六：滂水，盧(來)道(皓)反。謂水兩泛滂也。	次濁去：次濁上

續表

編號	字目	經卷	玄應	慧琳	對應
12.200	禱	《雜寶藏經》第七卷	卷十二:禱賽,都(端)誥(号)反。《說文》:“告事求請爲禱。”下蘇再反。謂酬報也。	卷七十五:禱賽,都(端)老(皓)反。《說文》:“告事求請爲禱。”下蘇再反。謂酬報。	清去:清上
14.218	禱	《四分律》第二十八卷	卷十四:厭禱,於冉反。《字苑》云:“眠內不祥也。”山東音於葉反。字從厂,音呼旱反。禱,都(端)導(号)反。禱,請也,請於鬼神也。《廣疋》:“禱,謝也。”《說文》:“告事求福爲禱也。”	卷五十九:厭禱,於髯反。《字苑》云:“眠內不祥也。”江東音於葉反。字從厂,音呼旱反。禱,都(端)導(皓)反。禱,請也,請於鬼神也。《廣雅》:“禱,謝也。”《說文》云:“告事求福爲禱也。”	清去:清上
16.314	企	《彌沙塞戒本》	卷十六:企行,去(溪)彼(紙)反。《說文》:“企,舉踵也。”企,亦望也。《詩》云“企子望之”是也。	卷六十四:企行,去(溪)豉(寘)反。《說文》:“企,舉踵也。”企,亦望也。《說文》云“企予望之”是也。	清上:清去
17.298	衽	《出曜論》第十五卷	卷十七:左衽,而(日)甚(寢)反。《蒼頡解詁》云:“謂裳際所及交列者也。或云衣衿也。一名袂,音跌。”	卷七十四:左衽,而(日)鳩(沁)反。《蒼頡解詁》云:“謂裳際所及交列者也。或云衣衿也。一名袂,音跌也。”	次濁上:次濁去
18.130	乳	《雜阿毗曇心論》第四卷	卷十八:乳嬰,而(日)注(遇)反。《說文》:“人及鳥生子曰乳。”《三蒼》:“乳,字也。字,養也。”嬰,音於盈反。《三蒼》:“女曰嬰,男曰兒。”《釋名》云:“人始生曰嬰兒。匈前曰嬰,投之嬰前而乳養之,故謂嬰兒也。”	卷七十二:乳嬰,而(日)主(麌)反。《說文》:“人及鳥生子曰乳。”《三蒼》:“乳,字也。字,養也。”嬰,音於盈反。《三蒼》:“女曰嬰,男曰兒。”《釋名》云:“人始生曰嬰兒。胸前曰嬰,投之嬰前而乳養之,故謂嬰兒也。”	次濁去:次濁上

續表

編號	字目	經卷	玄應	慧琳	對應
22.440	誕	《瑜伽師地論》第六十七卷	卷二十二：傲誕，五誥反。下達(定)坦(旱)反。傲，謂不敬也。《廣疋》：“傲、輕，傷也。”誕，大也，不實也。	卷四十八：傲誕，五告反。下達(定)旦(翰)反。傲，謂不敬也。《廣雅》：“傲、輕，傷也。”誕，大也，大實也。	全濁上：全濁去
23.004	駛	《顯揚聖教論》第一卷	卷二十三：駛流，山(山)吏(志)反。《蒼頡篇》：“駛，疾也。”字從史。	卷四十七：駛流，山(山)史(止)反。《蒼頡篇》：“駛，疾也。”字從史也。	清去：清上
24.206	勃	《阿毗達磨俱舍論》第十五卷	卷二十四：凶勃，又作兇，同。許恭反。下古文諄、慙二形，同。蒲沒、補(幫)償(賄)二反。凶，暴也，兇惡也。悖，亂也，亦逆也。	卷七十：凶勃，又作兇，同。許恭反。下古文諄、慙二形，同。蒲沒、補(幫)償(隊)二反。又暴也。兇，惡也。悖，亂也，亦逆也。	清上：清去
24.281	怙	《阿毗達磨俱舍論》第二十九卷	卷二十三：依怙，胡(匣)古(姥)反。《爾疋》：“怙，恃也。”《韓詩》：“无父何怙？”怙，賴也。	卷七十：依怙，胡(匣)故(暮)反。《爾疋》：“怙，恃也。”《韓詩》：“無父曰何怙？”怙，賴也。	全濁上：全濁去
25.010	慙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第一卷	卷二十五：慙𤑔，奴(泥)果(果)反。下而充反。《三蒼》：“慙，弱也。”《廣雅》：“𤑔，柔也。”	卷七十一：慙𤑔，奴(泥)課(過)反。《三蒼》：“慙，弱也。”《廣疋》：“𤑔，柔也。”	次濁上：次濁去

從表中可以看出，慧琳《音義》並不等於玄應《音義》，二者的差別，無論是文字的歧異，還是內容的繁簡，往往反映了兩家《音義》性質的不同。

4.358 “振濟”條，慧琳增“經文作‘賑’，之忍反。隱、賑、富，有也”。《大方便報恩經》即失譯人名(在後漢錄)《大方便佛報恩經》，《大正藏》本卷四《惡友品第六》：“爾時無量大衆心生歡喜，皆發施心，賑濟一切，求佛爲本。”字正作“賑”，與慧琳所記合。“隱、賑、富，有也”暗引《爾雅·釋言》：“賑，富也。”郭璞注：“謂隱、賑、富，有。”按：《文選·左思〈蜀都賦〉》：“爾乃邑居隱賑，夾江傍山，棟宇相望，桑枝接連。”劉逵注：“隱，盛也。賑，富也。”又《文選·張衡〈西京賦〉》：“郊甸之內，鄉邑殷賑；五都貨殖，既遷既引。”薛綜

注：“殷賑，謂富饒也。”“殷賑”即“隱賑”，“隱”與“殷”通，訓衆盛。慧琳在玄應所用《小爾雅》和《說文解字》之外，增引郭璞的訓釋，可證他所見佛經確作“賑”。另宋、元、明藏作“拯”。玄應《音義》作“振”，保留了可貴的版本異文信息。又7.147“阿梯”條，北凉曇無讖譯《悲華經》卷一《轉法輪品第一》“阿梯”，《大正藏》作“梯”，與玄應合，但宋、元、明各藏俱作“梯”，與慧琳合。此兩例說明慧琳所據版本與玄應不同，玄應《音義》反映了初唐佛經的用字情況，與慧琳《音義》所反映的中唐佛經不同。

3.294“滿祝”條，玄應《音義》條目作“滿祝”，慧琳《音義》作“滿祝子”，滿祝子爲富樓那尊者之譯名，是釋迦十大弟子中說法第一之阿羅漢。《明度無極經》爲吳月支支謙譯《大明度經》之異名，卷一《上行品》作“滿慈子”。按：“滿”爲名，“慈”是其母姓，全名謂此名滿者爲慈氏之子。“慈”之梵語另有祝、見等異義，所以“滿慈子”又有“滿祝子、滿願子、滿見子”等異譯。玄應《音義》之“滿祝”不成詞，慧琳顯然不滿於此而換用全名“滿祝子”，兩家所據佛經與今傳本不同。又4.128“輶軻”條，玄應“埒軻，不遇也”暗引王逸《楚辭注》。《楚辭·東方朔〈七諫·怨世〉》：“年既已過太半兮，然埒軻而留滯。”王逸注：“輶軻，不遇也。言己年已過五十，而輶軻沈滯，卒無所逢遇也。埒，一作輶，一作輶。”慧琳補明出處，但將《楚辭》文本誤作“輶軻，言留滯也”，王逸誤作顧野王。玄應《音義》卷二十《〈舊雜譬喻經〉上卷》20.407“輶軻”條：“輶軻，宜作埒，同。口感反。下口佐反。埒軻，不遇也。”與本條同。慧琳《音義》卷七十五相應文本作“輶軻，宜作埒，同。口感反。下口佐反。《楚辭》‘然埒軻而留滯’，王逸曰‘埒軻，不遇也’”。可證其誤。

上舉二例說明，兩家《音義》產生的時代不同，慧琳《音義》因爲晚出，往往對玄應《音義》有所補正，但正因爲如此，後者經過整飾面貌已有改變，前者攜帶着歷史的信息，自有其存在的價值，更何況在易字增文、刊謬補闕的過程中，也許會產生新的訛誤，上舉4.128“輶軻”條就是一個例子。再如16.314“企行”條，玄應《音義》“《詩》云‘企子望之’”，慧琳《音義》作“《說文》云‘企子望之’”。按：《詩·河廣》“跂予望之”，李善注《文選·陸機〈歎逝賦〉》曰：“《毛詩》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鄭玄曰：‘跂足則可望見之。’企與跂同。”慧琳蓋涉上“《說文》‘企，舉踵也’”而誤引作《說文》。又22.440“傲誕”條，玄應《音義》：“誕，大也，不實也。”慧琳引作“誕，大也，大

實也”。誇誕不應有“大實”之訓。按：玄應《音義》卷十七《〈出曜論〉第十九卷》17.314“謾誕”條：“謾誕，莫諫反，下達坦反。《說文》：‘謾，欺也。’不信也。誕，大也，不實也。”慧琳《音義》卷七十四所錄與玄應原本完全相同，作“誕，大也，不實也”。可證“大實也”的“大”字爲“不”之形訛，蓋涉上“大也”而致誤。又14.218“厭禱”條，玄應《音義》“(厭)山東音於葉反”，慧琳引作“江東音於葉反”。按：1.106“厭人”條亦有“厭”字說解，玄應、慧琳俱作“山東音於葉反”，可見慧琳所引“江東”應爲“山東”。

當然，玄應《音義》也會有訛誤，例如4.130“懇惻”條：“《通俗文》：‘至誠曰墾。’墾，亦堅忍也。”慧琳引作：“《通俗文》云：‘至誠曰懇。’鄭注《考工記》云：‘懇，堅忍也。’《文字典說》：‘從心，猥聲。’經作‘懇’，誤也。”玄應《音義》條目作“懇”而書證作“墾”，兩不相應，不合常理。按，玄應《音義》另有兩條涉及“墾/懇惻”，卷十二《〈賢愚經〉第一卷》12.090“墾惻”條：“墾惻，古文諛，同。口很反。《通俗文》：‘至誠曰墾。’墾，亦堅忍也。下古文懇，同。楚力反。《廣疋》：‘惻，悲也。’《說文》：‘惻，痛也。’”又卷十六《舍利弗問經》16.287“懇惻”條：“懇惻，古文諛(諛)，同。口很反。《通俗文》：‘至誠曰懇。’懇，信也。亦堅忍也。下古文懇，同。楚力反。《廣雅》：‘惻，非(悲)也。’《說文》：‘惻，痛也。’”此兩例關於“墾/懇”的訓釋與4.130“懇惻”條相同，但條目和書證相合相應，應該可以說明4.130條書證之“懇”當爲“墾”之形訛。4.130條慧琳《音義》書證改作“懇”，12.090“墾惻”條，慧琳《音義》卷七十四“墾”也全作“懇”，可見兩家《音義》所見佛經用字不同。慧琳所補“堅忍也”的出處《考工記》鄭注，見《周禮·冬官考工記·輅人》：“是故輅欲頌典。”鄭玄注：“頌典，堅刃貌。鄭司農云：‘頌讀爲懇，典讀爲殄。駟馬之輅，率一尺所一縛，懇典似謂此也。’”慧琳蓋捏合先鄭後鄭之說爲注易滋誤解，以爲鄭玄《周禮注》本有此訓，乃致以訛傳訛。又，《大灌頂經》即東晉帛尸梨蜜多所譯《佛說灌頂經》，十二卷，共十二部經，每經俱冠有“佛說灌頂”四字，故名《灌頂經》。第十一卷爲《佛說灌頂隨願往生十方淨土經》，經曰：“至心懇惻，應代亡者。”從文意看，經作“懇”不應爲誤。按：慧琳《音義》卷三十二《大聖文殊讚佛法身四十禮》：“懇誠，上肯很反。《廣雅》云：‘懇，亦誠也，信也。’《禮記》云‘稽顙而後拜，懇乎其至’是也。《文字典說》云：‘切也。從心，猥聲。’猥，音坤本反，從豕、從艮。經從豸作‘懇’，非也。”可見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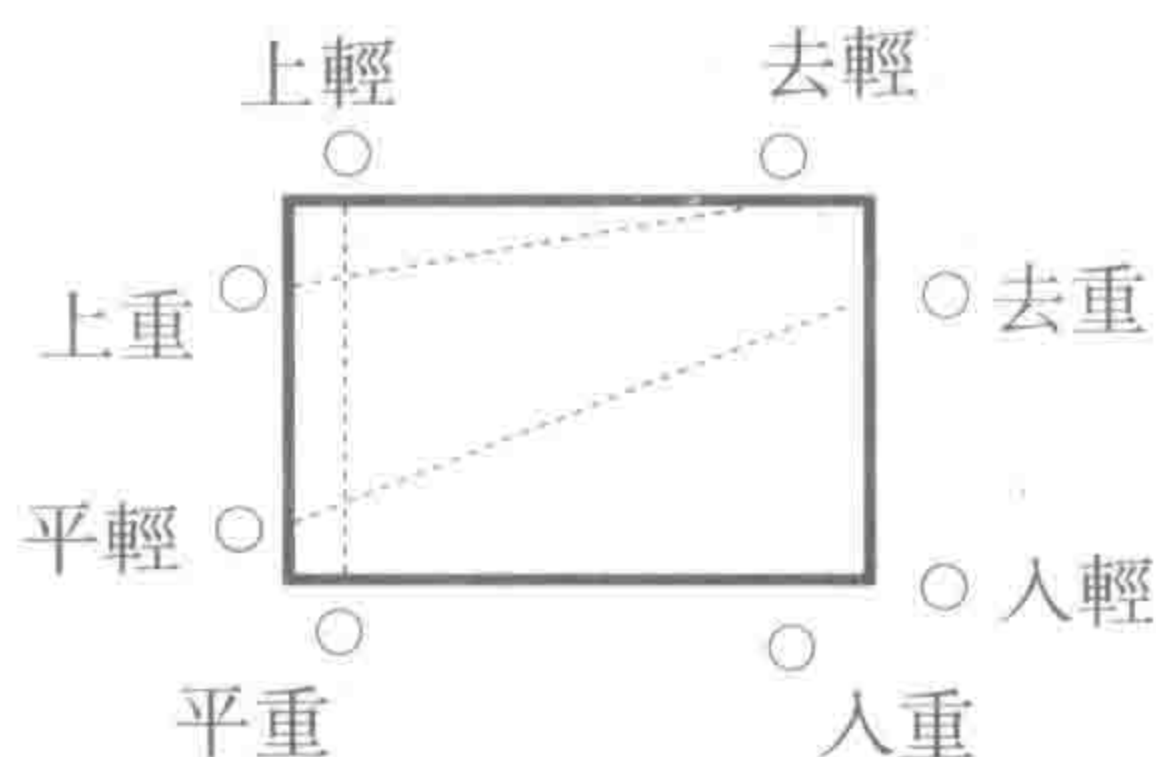
琳《音義》“懇惻”條”所引《文字典說》“從心，猥聲”應為“從心，猥聲”之誤。慧琳《音義》卷七十五《五門禪經要用法》：“懇惻，上康很反。鄭注《考工記》云：‘堅兒也。’《禮記》：‘懇乎其至也。’《說文》：‘懇，從心猥聲。’（猥）音與上同。從豕從艮。經從豸作‘猥’，誤也。”可作旁證。附帶說一句，此兩條所引書證《禮記》“懇乎其至也”見《禮記·檀弓上》：“稽顙而后拜，頤乎其至也。”可為鄭司農讀“頤”為“懇”之證。

以上討論說明玄應《音義》原本和慧琳《音義》轉錄本因為產生時代有早晚，以致文字互有參差，內容各有正誤，必須互相參比斟酌，都有其存在價值，決不可以後者取代前者。這是從時代的角度觀察二者在文獻學上不同的性質。下面再從地域的角度分析兩家《音義》在語言學上不同的性質。

唐代有三個重要的方言：以長安話為代表的漢音、秦音和以洛陽話為代表的吳音。其中漢音是一種讀書音，當時人認為是正音；漢音和吳音各有八個調類，秦音有六個調類。

日釋了尊《悉曇輪略圖鈔》卷一“八聲事”曾描述過吳漢兩音八聲調值的對應關係：“吳漢音聲互相博（疑為“搏”之訛），平聲重與上聲輕，平聲輕與去聲重，上聲重與去聲輕，入聲輕與同聲重。”輕重即陰陽，決定於聲母的清濁。

“八聲事”文首還附有一張圖，形象地展示二者的對應關係：



圖中虛綫連接的兩個調類的調值相同，虛綫的起點為吳音，終點為漢音。入聲輕重恰好相反，圖中沒有表現。

“八聲事”還說明了六聲與八聲的調類分併關係：“四聲各輕重八聲。上重攝去聲之重，（去）輕攝上聲之輕，除上重去輕六聲。”這是說八聲的上輕、去輕合為六聲的上輕，上重、去重合為六聲的去重。八聲的上去輕重四聲按輕重合併為六聲，實際上只有上、去二聲，但這與四聲的上、去二聲並不一

樣。四聲系統的上、去二聲各含輕重，六聲系統的上、去二聲或輕或重，性質完全不同，所以悉曇家對六聲的上、去另加“輕、重”作為標識加以區分。綜合了尊之說，這三種方言的調類、調值及三者之間的對應關係如下表所示：

方言		長安		洛陽
聲調系統		秦音六聲	漢音八聲	吳音八聲
平	清	平輕 = 全降↘	平輕 = 全降↘	平輕 = 低降升↘↗
	次濁			平重 = 高平┘
	全濁	平重 = 低平┘	平重 = 低平┘	
上	清	上輕 = 高平┘	上輕 = 高平┘	上輕 = 低平┘
	次濁			上重 = 高降升↘↗
	全濁	併入去重	上重 = 全升↗	
去	清	併入上輕	去輕 = 高降升↘↗	去輕 = 全升↗
	次濁			去重 = 全降↘
	全濁	去重 = 全升↗	去重 = 低降升↘↗	
入	清	入輕 = 高平促┘	入輕 = 高平促┘	入輕 = 低平促┘
	次濁			入重 = 高平促┘
	全濁	入重 = 低平促┘	入重 = 低平促┘	

慧琳音屬秦音。慧琳是不空的弟子，他們的譯音被學術界稱為“不空學派”，其語音基礎是長安方音。景審《一切經音義序》說慧琳所音取則於元庭堅《韻英》及張戡《考聲切韻》，這兩種韻書正是所謂秦音韻書。玄應音屬吳音。玄應是玄奘譯經的重要助手，他們譯音的語音基礎是洛陽方音。洛陽和金陵方音是《切韻》的語音基礎，玄應《音義》的語音系統與《切韻》音系一致，而《切韻》就是唐人所說的“吳音”。漢音是當時的正音。日釋淨嚴《悉曇三密鈔》卷上末《第三門之餘》說：“表信公築博多，傳於漢音，是曰唐音。”“唐音”即唐朝標準音。表信公指唐人袁晉卿，他入日充大學音博士，掌教音讀，被譽為“誦兩京之音韻，改三吳之訛響”，日本朝廷乃敕“明經之徒不可習吳音……熟習漢音”。

前面所舉慧琳音與玄應音聲調對應共24例，可以歸納成5種類型，見下表：